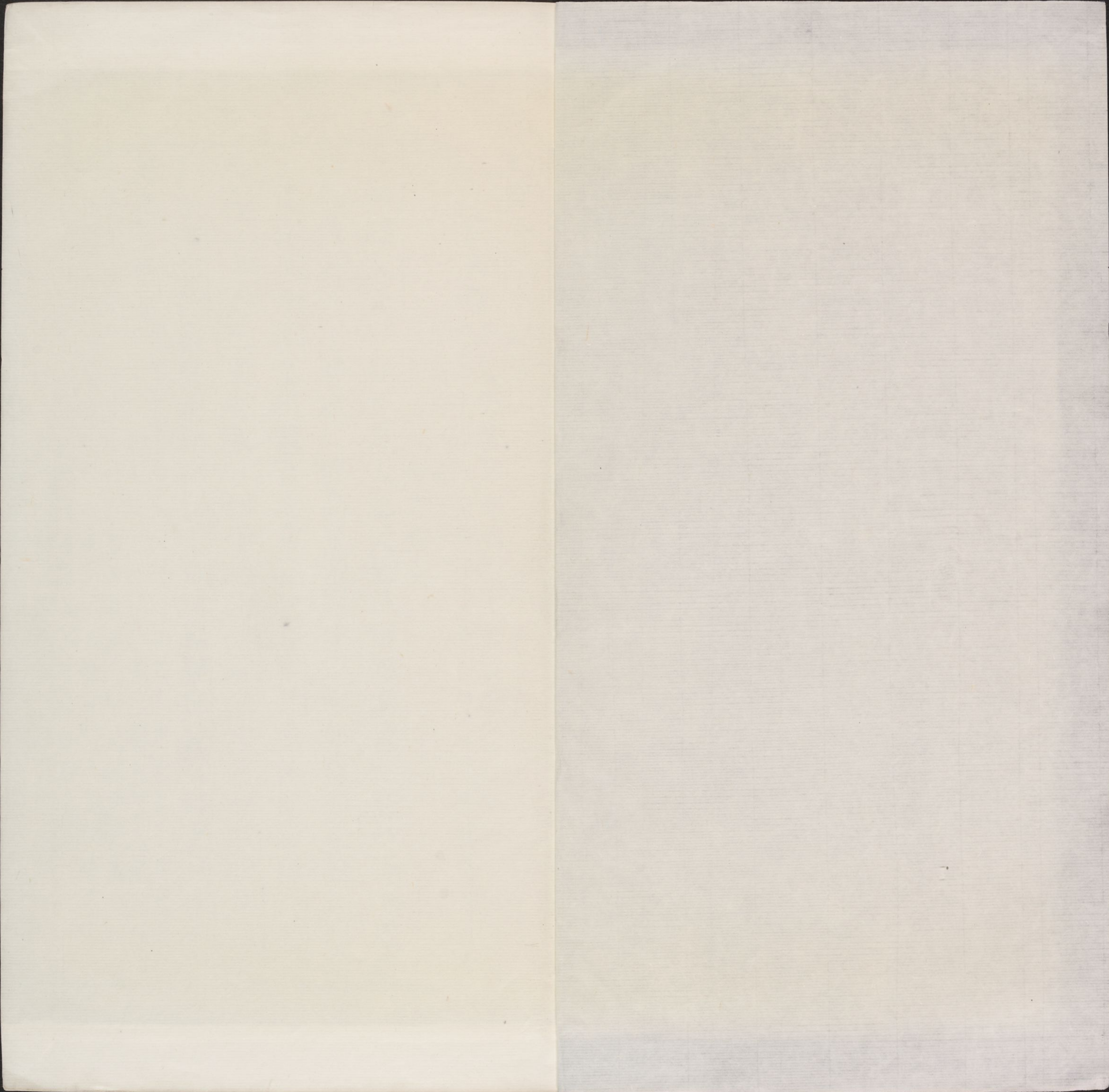


T 5720.2/2915.2(2)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page.

明紀全載卷之三

建文帝

諱允炆，懿文太子之子，太祖孫也。在位四年。四年，年號稱洪武三十二年。統五年，迎入西內，卒葬西山。○文皇繼統，悉改建文等年，至萬曆間始復。

已卯建文元年春正月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遣使

告即位於天下神祇○修高皇帝實錄以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董倫王景彰充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侍講高吳志

待詔方孝孺充副總裁官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

知縣葉惠仲齊府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長官司吏目程本立

等充纂修官按廖昇襄陽人以學行知名有史才北兵至龍潭自經死○胡子昭字仲常一名子節大足人歷官刑部

左侍郎文皇即位被殺○葉惠仲臨海人與兄彛仲齊名時稱二葉永樂初以逆黨論死○程本立字道原杭州人歷周秦晉三府長史謫馬龍宅郎甸吏目尋入翰林試左僉都御史改江西按察司副使未至官聞變自縊死所著有吳隱集

塔佛大學漢和

二月燕王入覲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上曰至親
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靖難後文皇復以御史起之鳳韶自殺時年二十九戶部侍郎卓敬密

奏曰燕王智慮過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疆幹之地金元所由興
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

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上覽奏大驚語敬曰燕王骨
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上默然

尊皇考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皇妣常氏為孝康皇后立妃
馬氏為皇后封弟允熲為吳王允熒為衡王允熒為徐王立子文

奎為皇太子進封江都郡主為公主儀賓耿璿為駙馬都尉掌前
府事○更定官制○三月燕王還國○上以都督耿璿掌北平都

使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參議事
耿璿長興侯耿炳文長子革命日論死○

噴同漢音巽舍水漬也

景清即景倩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本姓耿革命日諸臣多死而倩獨委蛇侍朝人皆疑之一日排衣入朝會司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疑倩又見倩獨緋衣遂收之得所帶利刃詰之倩曰我忍不死為此不成天也毒罵不已挾其齒與血御衣文皇大怒命以鐵帚刷其肉肉盡罵已自後精靈迭見時入殿廷為厲命族景氏籍其姻黨轉輾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命都督宋忠率兵三萬選燕府護衛精銳悉隸麾下屯開平都督耿璿

練兵於山海關徐凱練兵於臨清密勅張昂謝貴嚴為之備又名燕番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

夏四月太祖小祥燕王遣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入臨或言不宜偕往王曰往哉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留之黃子澄

不可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之甥輝祖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惟叛君將叛父他日必為大患上以問輝祖弟增

壽及駙馬王寧皆力保無他乃悉遣還高煦陰入輝祖廐中取其

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文皇喜曰。父子復聚。天贊我也。○遣御史暴昭等巡行天下。問民疾苦。昭採訪燕王情事。密奏以聞。請為之備。○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言。姦臣專政。請見於天。執政惡之。出知寧海縣。上曰。求直言。不當以直棄之。命復原官。

昌隆太和

人燕兵南下。昌隆上疏曰。今日事勢已去。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於天下。不應便自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疏上不報。革命日。昌隆名列姦黨。驅出就戮。乃當陛大呼曰。有奏牘在。可覆按也。檢得之。文皇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乃貸昌隆以為北平按察司知事後。為呂震所誣而死。

五月廢岷王榘為庶人。又以湘王栢造偽鈔。及擅殺人。遣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是高皇帝之子。南面為王。豈能辱僕隸手。求生活乎。盡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弓。

躍入火中死。又名齊王搏至京。廢為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為庶人。

六月逮燕府官校于諒。周鐸等至京。皆殺之。燕王佯狂走呼市中。語言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盛夏圍爐作顫。宮中扶杖而行。長史葛誠密告張昺。謝貴曰。王本無恙。公等勿懈。齊泰又發符遣使逮燕府官屬。密令昺貴圖燕。使約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為內應。又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為燕王舊所信任。密勅之。使執燕王。信受命憂疑。母問之。以告。母驚曰。不可。汝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汝所能執也。不如轉禍為福。信因請見王曰。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王陽為感風不能言。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密勅在此。當就執。王始告之。且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名道行謀事。時謝貴等集。

兵布陣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昺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奏聞。有布政司吏柰亨按察司吏李友直竊其疏草示燕王。因留匿邸中。王令指揮張玉朱能率壯士八百人入衛。

秋七月。燕靖難兵起。時朝廷削燕王爵。并逮官屬。詔至謝貴。張昺圍府第。索所逮官屬。飛矢入府中。朱能曰。先擒貴。昺餘無能為矣。王曰。不如以計取之。今姦臣遣使來逮官屬。令來使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成擒耳。於是王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貴昺果至。王曳杖而坐。賜宴行酒。出新瓜數盤。曰。與卿等嘗之。王自進瓜一片。忽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為天子親屬。不能保旦夕之命。遂擲瓜於地。衛士前擒貴。昺。梓葛誠下殿。投杖而起曰。我何病。為爾輩姦臣所偏耳。命曳出。皆斬之。圍王城將

卒皆潰散。都指揮彭二聞變。率兵入端禮門。亦被殺。都指揮使余

瑱走居庸關。馬宣走薊州。宋忠退保懷來。王乃下令安集軍民。去

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自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為都

指揮僉事。拔戍卒金忠為燕府紀善。忠浙江鄞縣人。與相士袁珙同縣。忠當戍趙州。不樂行。珙

見之曰。此尚書骨法。當大貴。登舟。即順境矣。忠精於卜。至燕邸。召入。以將起義命卜之。大吉。遂署紀善。侍帷幄。用其謀策。官至兵部

尚書。王乃誓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姦臣謀害。祖訓云。朝無

正臣。內有姦惡。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用率爾將士南下。罪人既

得。則法周公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燕王上書。請誅齊

泰黃子澄。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定天下。成帝業。封建

諸子。鞏固宗社。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姦臣齊泰黃子

澄輩。包蓄禍心。恣讒奮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支葉。櫛博栢

桂梗五弟。不數月間。並見削奪。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栢尤可憫。闔室自焚。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為諸王先。而姦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為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筆。楚刺燕。備極苦毒。六月燕王使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泰執而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昂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鉦鼓喧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昂。始詢知姦臣欺詐之謀。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姦臣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既滅。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凶慝。以肅清朝廷。以永

旬呼宏切
音轟旬切
大也

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遙仰天門。敬摠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姦臣之黨。必已播結深固。伏觀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書奏。詔削燕王屬籍。○是月甲戌。燕王以郭資守北平。出師至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師至薊州。執都指揮馬宣。宣不屈。死之。指揮毛遂以城降。師至遵化。四鼓登城。開門而入。城中始覺。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師至居庸。守將余瑱棄關走懷來。依宋忠。燕王率馬步精銳八千人。捲甲倍道而進。宋忠倉皇列陣。王麾兵渡河。殺其都指揮孫泰。獲宋忠。余瑱不屈。皆死之。遂克懷來。獲馬八千餘匹。於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皆降附。師至永平。指揮使趙彝。郭亮降。時朝廷日與方孝

孺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平爲不足慮。黃子澄曰。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也。

八月命長興侯耿炳文佩大將軍印。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統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直搗北平。赦程濟出獄。以爲翰林院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給軍餉。上諭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之名。程濟朝邑人。德州之捷。諸將立碑敘功。濟一夜遽止。曰。爲我錄文來。因按姓名行誅。濟姓名獨當椎缺處。得免。建文出亡。濟從行。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從至南京。不知所終。置平燕布政使司於真定。命刑部侍郎暴昭掌司事。○是月己酉。

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駐真定。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潘忠駐莫州。楊松率先鋒九千人據雄縣。約忠爲應。燕將張玉覘炳文營。還報王曰。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也。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王乃躬擐甲胃率師至涿州。壬子屯於婁桑。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緣城而上。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忠未知城破。必來援。因設伏以待。忠至被擒。餘衆多死。燕師趨真定。炳文部將張保來降。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屯滹沱河南北。王厚撫保遣歸。令詐言兵敗被執。幸守者懈得脫。竊馬歸。又令言楊松潘忠敗狀。燕師旦夕且至。諸將曰。今由間道可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王曰。始不知虛實。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管河

南半營河北。則當使知我至。南岸之兵必移北岸。一舉可盡殲之。兼使知楊潘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若徑薄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衆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壬戌。燕王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運糧車中。擒二人。訊狀南岸營果北移。王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馬雲朱能等奮擊。王以奇兵出其背。橫貫南陣。炳文大敗。奔入城。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炳文餘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大呼陷陣。所向披靡。南軍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降者三千餘人。騎士薛祿引槊中李堅墜馬。獲之。竊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燕王送堅至北平。道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縛。與語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

燕兵圍真定。三日不下。乃解圍。吳傑率師來援。兵潰而遁。王還北平。上聞炳文敗。怒曰。老將也。而摧鋒。奈何。黃子澄曰。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調兵十五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上問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文武全才也。向不遣炳文。而用景隆。燕破矣。上然之。乃以景隆代將。親餞之於江許。賜犀玉帶斧鉞。而名炳文還京。九月。名遼王植徙荊州。名寧王權不至。削其護衛。齊秦等慮兩王通燕故有是舉。○監察御史康郁上言。方今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也。貴則孝慈之手足也。尊則陛下之叔父也。周王父子流離播遷。湘王自廢。天下之大公。辱亡齒寒。誰不自危。及燕舉兵。迄今兩月。調兵五十餘萬。而一夫不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伏願釋齊王之囚。封湘

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天下幸甚。不聽。○谷王穗自宣府遁歸京師。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獻揚文率遼兵圍永平。○李景隆乘傳至德州。調集各路軍馬。營於河間。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梁豎子耳。寡謀而驕。色厲而餒。未嘗習兵。見陣輒予以五十萬衆。是自阬之也。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奈何。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非專爲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惟誠世子堅守毋

戰。王至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燕師奔之。斬首數千級。燕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楊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貽二人書。盛譽高而詆文。朝廷聞之。削吳高爵。徙之廣西。獨命楊文守遼東。

冬十月。燕兵趨大寧。王單騎入城。會寧王執手大慟。言北平旦夕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甚洽。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命陰結三衛渠長及閭左思歸士。皆喜定約。燕王辭去。寧王出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騎士卒一呼皆集。遂擁寧王入關。燕兵益盛。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携其寶貨。隨寧王至北平。長史石撰死之。景隆聞燕兵攻大寧。進師蘆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爲矣。初。燕軍援永平。諸將請守蘆溝橋。王曰。方欲使九江困於堅城之下。奈遂薄城下。攻麗正門。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礫。景隆令不

嚴驟退。城守益堅。世子選勇士。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驍勇。與二子率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後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曰。候大軍至。俱進。城中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不得登。

十一月。景隆移營河西。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及隋指者甚衆。燕王諜知之。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燕軍還至孤山。列陣於北河西。擊敗前哨都督陳暉。連破七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景隆不能支。遁還德州。諸軍悉南奔。景隆既敗。于澄等匿。不以聞。上曰。外間近傳軍不利。果何如。于澄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于澄遂遣人密語景隆。隱其敗。勿奏。○燕王再上書曰。臣叨奉宗藩。

見惡權姦。橫加大逆。上書自陳。未蒙垂察。累發大兵討賊。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姦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遍數不拘。此姦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謁御前。頒降誥勅。此姦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歲給衣糧備邊。此奸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論議。爲非。竟無主名。此姦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四門不宜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姦臣枉

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姦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筭驛官。此臣失教。然筭一驛官。遂指為臣不軌之迹。寃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枉臣八也。今諸王之中。臣序為長。周齊湘岷代五府已去。如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比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存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姦慝。臣棣頓首頓首。

十二月。殺岷府官屬朱英等。○加李景隆太子太師。賜璽書金幣。貂裘。黃子澄隱其敗。故有是命。○燕師出紫荆關。燕王謂諸將曰。李九江集眾德州。謀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敝其眾。我往大同。勢必來援。南卒脆弱。疲於奔命。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

利導之。諸將皆曰善。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罷兵部尚書齊

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燕王疏列二人罪也。二人名雖罷。實籌畫

兵事如故。○以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茹瑄為兵部尚書。後子寧為御史

大夫請誅李景隆。不聽。忿激叩首。言此賣國姦臣。不能除之。請先伏誅。遂至罷朝。周是修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齊黃怒。且詬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直論乎。○選募謀勇之士。以楊本為錦衣衛鎮撫。周

拱元為所鎮撫。○以錢芹為行軍署斷事。茅大芳為副都御史。葉

砥為翰林院編修。

庚辰二年春正月。燕王進兵。圍蔚州。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進攻

大同。李景隆率師出紫荆關來援。燕王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

軍凍餒死者甚眾。委棄甲仗於道。不可勝計。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貢舉。

詔均江浙田賦。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准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旣均。蘇松人仍任戶部。

璘按此詔爲建文朝第一善政。文皇登極後。但知盡反。建文舊政。乃不恤民重困。非善政也。

三月。廷試。賜胡靖王艮。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榜二甲。吳溥。楊榮。楊溥。授編修。金幼孜。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濙。授給事中。夏四月。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燕王屯於固安。謂諸將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爲。惟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糧餉適足爲吾資耳。張玉請先往白溝河。以逸待勞。從之。李景隆。郭英。吳傑合

兵六十萬。號百萬。列陣於白溝河。鋒初交。平安奮矛而前。瞿能父子繼之。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燕有內官狗兒。率千戶葉聚。戰於河北岸。殺南軍數千人。執都指揮何清。夜深始收軍。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倉卒渡河而北。夜秣馬待戰。命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爲先鋒。丘福將騎兵共十餘萬。黎明。燕兵畢渡。瞿能率其子擣房。寬陣。平安翼之。寬敗。王馳騎擊之。南軍飛矢如注。射王。王馬三被創。三易之。矢盡。劍缺。馬却。阻於隄。瞿能幾及之。王急走。隄登高處。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隄。王復馳入陣。平安斬燕將陳亨。高煦接戰。瞿能踴躍而前。大呼滅燕。越雋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並進。會旋風起。折大將旗。王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殺瞿能父子。

平安亦敗。南軍大亂。崩聲如雷。俞通淵、滕聚等皆戰死。燕兵乘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山積。斬首及溺死者二十餘萬人。橫屍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燕王撫其降軍，悉慰遣之。進兵攻德州。○五月，李景隆奔濟南。燕兵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百餘萬石，兵食益饒。哨騎至濟陽縣，儒學教諭王省死之。省字子職，吉水人。初就執既而釋之，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而死。其子禎判夔州，亦抗節而死。其後有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者，茂名人，革命詣至。思賢堅臥不起，迎名其徒伍性厚、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設舊君位，哭拜如禮。遂見執，思賢暨六生至京皆死之。○督餉山東參政鐵鉉參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景隆奔赴之，燕軍隨至。時景隆眾尚十餘萬，合戰城下。景隆大敗，單騎入城。燕兵列陣圍之。鉉悉力捍禦，事聞，以鉉為山東布政使。召李景隆還朝。○

以左都督盛庸為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代景隆總兵事。時燕兵圍濟南，久不下。乃堰水灌城。鉉徹守具，出居民詐降，迎王入城。王下令退軍，率數騎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陣者皆登城伏堵間。王入門，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濟南人挽橋，橋堅。燕王竟從橋逸去，復合圍。以礮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鉉每出不意，令壯士突擊北兵，皆破之。燕王甚憤，計無所出。時燕王射書入城招降，有濟陽諸生高賢寧教諭王省之門人也。在濟南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答射請罷兵，不報。後被執至，文皇曰：作論秀才邪？好人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為錦衣衛指揮，勸就職。賢寧曰：子以軍旅出身，余書生也，食廩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文皇，得遣歸。年至九十七而卒。○秋八月，燕王撤圍還北平。鐵鉉、盛庸復德州。兵勢大振。上即軍中擢鉉為兵部尚書，贊理軍事。封盛庸為歷城侯。○改謹身殿為正心殿，改方孝孺

明紀全書
為文學博士。

時更改官制

九月，阜門成，乃改題諸門。○詔盛庸總師北伐，於是平安吳傑屯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銘城滄州。

冬十月，燕王語諸將曰：「德州城壁堅，定州修築已完，獨滄州土城傾圮，築之不易，且凍土易潰，今佯言征遼東，因其懈怠，破之必矣。」王至天津，自直沽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凱不知，遂拔其城，斬首萬餘級，生擒徐凱及都督程進，都指揮俞琪、趙澣、胡原等，餘眾悉降。燕將譚淵盡殺之。○十一月，燕兵至臨清，掠大名，焚軍餉。○十二月，燕兵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屯於東昌，燕兵至滑口，破其先鋒營，擒都指揮唐禮，遂至東昌，庸背城而陣，燕軍薄之，盡為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合，庸麾兵大戰。

燕王衝入中堅，庸軍圍之數重，朱能率番騎突圍翼王出，張玉不

知王已出，復殺入救王，遂沒於陣，燕兵大敗，而奔死者無算，適高

煦至，擊退庸軍，王聞張玉陣亡，痛哭曰：「勝負常事，不足慮，艱難之

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還，與諸將語及玉，輒淚下不已。後追封

間王諡忠武王，河南祥符人，初為元樞密知院，歸附。

辛巳三年春正月，享太廟，告東昌之捷，復齊泰，黃子澄官。○二月，

燕王自撰文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涕零如雨，自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燕

王率師南下，至保定，時盛庸駐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王與諸將

議所向，丘福曰：「定州城池未固，攻之可拔。」王曰：「野戰易，攻城難，今

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取其一軍，餘自膽破。」諸將曰：「軍介兩敵，彼

合勢夾攻我腹背受敵奈何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遂移軍東出○以左補闕胡閏為大理寺少卿○三月燕王至滹沱河由陳家渡濟師與盛庸軍遇於夾河燕將譚淵戰歿朱能張輔並進王自以騎兵貫陣前獲其驍將楚智不屈死之都指揮莊得皂旗張俱戰歿莊得即殺燕將譚淵者皂旗張每戰輒執皂旗先登燕軍畏之及死猶執旗不仆○燕兵復與庸軍戰自辰至未互有勝負忽大東北風起飛砂漲天咫尺不見人燕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庸軍大敗死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遣之盛庸走德州王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識聞王語始趨謁○詔竄逐齊秦黃子澄於外籍其家以謝燕實使出外募兵也○閏三月燕王與吳傑戰於藁城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

南軍大潰斬首六萬餘級盡獲其軍資器械吳傑平安走入城兵

降於燕王悉遣之南還

按燕軍自白溝夾河藁城三戰皆得風助亦天意也

夏四月燕兵至大名謀者言齊秦黃子澄皆竄逐有司已籍其家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棣謹奏為息兵養民事秦子澄誣臣大惡激上深誅臣瀝血懇號天高不應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詎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全誠非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推劔臣亦不敢以為喜恒用傷悼念此元元皆皇考所息養而姦臣一旦盡驅諸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暴骸蔽野嗚呼冤哉彼實何罪比聞秦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不勝更生之慶然臣猶未能盡釋於心者將士皆曰是直緩我耳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眾當悉名還而今聚境侵偏有加無已

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至誠感格。豚魚可孚。而况人乎。惟陛下斷而行之。毋為姦邪所蔽。書至上。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孝孺曰。今諸軍已集。而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為沴。不戰自疲。若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次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禱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懈而眾離。我謀定而勢合。機不可失也。上曰。善。令孝孺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為藩輔。遣大理寺少卿薛崑齋書往燕師。崑至。王問崑臨行上何言。崑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謁孝陵。暮即旋師。王曰。噫。是不可給三尺兒。諸將請殺崑。王曰。天子命使。毋妄言留數日。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

崑同出古
崑字
音書畫噴噴
大呼

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為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為權姦讒構。以至於此。臣不得已。為救死計耳。幸蒙詔罷兵。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姦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存心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權姦散天下兵。臣父子單騎歸闕。惟陛下命之。崑歸至京。方孝孺私問燕事。崑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眾。驕惰寡謀。未見可勝。孝孺默然。崑入見上。亦備述前意。上語孝孺曰。誠如崑言。曲在朝廷。齊泰黃子澄誤我矣。孝孺惡之。曰。此為燕游說也。

五月。燕師駐大名。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燕王遣指揮武勝上書言。比荷聖明。允臣所奏。諭以偃兵息民。而崑歸未十日。吳傑

平安盛庸發兵絕臣糧餉。邀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鬪。而傑等必欲求釁。畧不見捨。與比所下詔旨。殊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疑。孤臣父子之欣幸也。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姦臣矯制如彼。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忘哉。恐陛下實有憐臣之心。每為姦臣所沮。輒復此懇。無任戰兢。俟命。上覽書。嘆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朕叔父也。何必用兵。名方孝孺諭意。孝孺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方振。計捷書當不遠耳。幸無惑甘言。上然之。遂下武勝於獄。燕王聞之。曰。侯命三月。今武勝見執。是其志不可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我以輕騎數千。邀而焚之。德州必困。乃遣都指揮李遠詣徐沛。令士卒易甲冑。與南軍同。背插柳枝為識。至濟

寧穀亭。凡軍輿以焚。積盡焚之。丘福薛祿潛兵掠沙河沛縣。焚糧船數千艘。糧數百萬。軍資器械俱為灰燼。河水盡熱。運漕軍卒散走。京師大震。盛庸遣將袁宇率三萬人。邀李遠回軍。遠設伏擊敗之。斬首萬餘級。

璘按燕王上書者。謂。命啟切字字沈痛。既念五王削黜。又自負英武之才。不肯。皆生之手。雖抗旌拒命。然猶連章哀。願以冀朝廷之一。堅意不回。卒使生靈受禍。若。誰之過與。

殺觀海衛指揮使張壽。言。急。言論死。

秋七月。平安率兵攻北平。王命都指揮。斬獲數千人。安敗走真定。時河北師老無功。德州糧。孺言於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問也。世子見疑。王必北歸。王歸而我餉道通。事乃可濟。上善之。命。作書。許王世子燕地。遣千戶張安如燕。世

子待書。蓋封遣人押安俱至王所。時燕宦官黃儼素附高煦。謀
譖世子。即馳使告世子。反。王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
評未竟。書至。王啓視。歎曰。吾父子至親。猶見離間。况君臣之際乎。

朱琦曰。朝廷欲圖燕。何患無策。乃教
子叛父。徒貽笑於燕人。殊可醜也。

盛庸檄大同守將房昭入紫荆關。約期攻北平。昭率兵駐易州西
水寨。燕王還軍援保定。○詔限僧道田人五畝。○八月燕兵圍定
州。○九月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真定。○冬十月平安遣都指揮
花英率步騎三萬援房昭。與燕師戰於齊眉山。下。南軍潰。斬首萬
餘級。墜崖死者無算。執其將花英鄭琦王恭詹忠等。遂破西水寨。
燕王還北平。○徙慶王榘於寧夏。
十一月命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遼東守將楊文引兵圍北

榘諸廷切音
榘香木也

平燕將劉江擊敗之。獲其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燕王悉縱之還。

○皇少子文圭生。靖難後廢為建庶人。幽於中都廣安宮。入禁甫
二歲。英宗復辟之年。念庶人無罪。久繫。欲寬之。

李文達公賢從旁贊曰。堯舜之心也。叩首請行。英宗請於太后。下
詔曰。朕承祖宗大統。欲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况宗室至親也哉。
聞此。遺孤特從寬貸。於是出之鳳陽。歲給新米。聽其婚娶。出入自
便。又撥內侍二十人。婢妾十餘輩。給使令。遣太監牛玉諭庶人庶
人伏地頓首。且喜且悲。年已五十餘矣。出禁。目不
識半馬。有以他虞沮者。上曰。有天命在。在自為之。

十二月燕師出北平。○改程本立為江西肅政按察司副使。肅政
建文

新定
官名○燕兵至蠡縣。命李遠率輕騎前哨。

壬午四年。是年六月十三日。建文君相
亡。十七日。燕王即皇帝。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

率京軍往援山東。○燕前哨李遠至藁城。遇德州裨將葛進。乘水

渡滹沱河。遠迎擊之。斬首四千餘級。進僅以身免。燕將朱能哨至

衡水。擒指揮賈榮。王乃由館陶渡。攻破東阿。師至東平。指揮詹璟

月。已全載。明建文卷之三

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二月燕兵向徐淮久不見南軍出王遣番騎指揮欵台率十二騎覘之至鄒縣見轉餉卒三千人欵台大呼馳之卒皆驚潰擒其千月二人以歸燕王曰欵台以十二騎破三千人真壯士也師過徐州城中出兵追之砲舉伏發斬首數千級餘皆奔入城王遂以師南行

三月燕將金銘護北軍渡河與王會於宿州進兵蒙城渦河等處平安率步騎四萬躡燕軍王親率騎兵二萬持三日糧往淝河設伏南軍追至伏發平安走北岸燕王以數十騎當之前燕番騎指揮火耳灰者素驍勇被召入京師隸安麾下持稍直刺燕王相拒十步許燕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獲之哈三帖木兒亦勇見火耳

灰者被獲持稍突陣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燕王追之南軍大敗驍將林帖木兒等皆被執平安退屯宿州是日王釋火耳灰者令入宿衛諸將以爲言不聽○燕兵至蕭縣知縣鄭恕死之恕字本忠諱居人籍其家二女當配自求死焉○燕王遣將談清往徐州擊轉餉兵又至淮河燒糧船清還南軍圍之鐵鉉來戰燕兵不利王馳入陣火耳灰者翼之殺數千人南軍披靡而遁

夏四月平安營於小河燕兵據河北王令陳文爲橋先渡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總兵何福列陣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麾兵爭橋斬陳文於陣平安圍王真數重真身被十餘創自刎於馬上燕王見失兩將力自督戰安操長鎗幾及之馬蹶不得前燕番將王騏躍馬入陣援去

先是王嘗夜夢與平安戰將敗見一男子豐貌美髯乘白馬提大刀

自西來大呼救駕。砍安馬，應聲而倒。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倍。徐輝祖兵亦至。燕將皆曰：軍深入矣。暑雨連綿，淮上蒸濕，且疾疫。小河之東，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若渡河擇地休息，士馬觀釁而動，可持久也。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矣。而復北渡，可乎？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於是諸將不敢言。會京師傳聞燕軍北歸，上以京城不可無兵，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卒底於敗。時何福移營於靈壁，平安率步騎六萬人護糧五萬石，將至王遣壯士遮援兵，令高煦設伏，躬自迎戰。何福出營與平安合擊，王高煦伏起，王還兵掩其後，殺傷萬餘人。福兵大敗，燕師盡獲其糧餉。福等入營堅守，是夜福下令，明旦三砲突圍出師，就糧於淮河北。曉，燕王攻靈壁營，躬率將士先登，燕兵三震砲，福軍誤謂已砲競

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壕，塹皆滿。燕兵亟擊之，遂破

其營。指揮宋瑄力戰死。何福單騎走，生擒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

真都指揮孫晟、王貴、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

副劉伯完、指揮王資等百五十餘人。王縱性善等南還，性善朝服

躍入河死。平安被俘，見王。王曰：淝河之戰，公馬不蹶，何以遇我？安

大言曰：刺殿下耳。王太息曰：高皇帝好養壯士，釋之，遣還北平。自

是南軍益衰。陳性善，山陰人，洪武中進士，既死，文皇追戮其屍，徙其家於邊，尋赦還。彭與民，萬安人，後與王資俱論死。

劉伯完，善占候，又精歷法。故置軍中，後不知所終。○是月上，用齊秦黃子澄謀，調遼兵十

萬至濟南，與鐵鉉合力以斷燕。後楊文至直沽，遇燕將朱貴，截殺。

師潰，文被執，竟無一人至濟南者。

五月，燕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以城降。王謁祖陵，泣告曰：橫罹權

明紀全書
姦幾不免矣。幸賴祖宗得今日拜陵下。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而遣之。○燕師至淮。盛庸率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營南岸。王命艤舟編筏。揚旗鼓噪。若將渡者。潛遣丘福。未能狗兒等。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渡。出庸後。漸近營。舉砲。南軍驚走。庸股栗不能上馬。遂單舸脫去。燕兵盡得其戰艦。渡淮駐南岸。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燕兵下盱眙。天長。進至揚州。守將崇剛御史王彬死之。王彬東平人○燕兵至儀真。立大營於高資港。○詔天下勤王。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割地。稍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北兵不閑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分。上從之。以呂太后命。遣慶成郡主如燕師議和。許割地分南北。郡主王從姊也。王見姊哭。郡主亦哭。王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曰。周

王名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王益悲不自勝。郡主徐申割地議。燕王曰。凡所以來。爲姦臣耳。皇考所分吾地。且不能保。何望割也。但得姦臣之後。謁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卽還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姦臣欲緩我師。俟遠方兵至耳。郡主默然辭歸。王送之出。曰。爲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爲姦臣所惑。更爲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言之。上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奈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艤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蘓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徽州知府陳彥。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承清典史周縉。各糾衆勤王。六月癸丑朔。燕府哨兵至浦子口。盛庸迎戰。敗之。會高煦引騎兵

至。殊死戰。庸軍少却。朝命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來援。瑄降於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麾下金都督殺植。率眾來降。且邀賞。燕王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官護葬於白石山。○乙卯。陳瑄具舟來迎。王誓師渡江。微風輕颺。漸近岸。南軍潰。盛庸軍騎遁去。將士皆解甲降。諸將請竟薄京城。燕王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守將童俊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為。遂以城降。○上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即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

璘按景隆庸懦。原非將才。乃不罪力。薦景隆之人。而專罪景隆。亦偏見也。

庚申。燕兵至龍潭。方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入城。城外積木。皆令民運入。彼無所據。

其能久駐乎。乃詔軍民商賈晝夜撤屋運木。盛暑中饑渴勞苦。死者相枕藉。民憚於運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修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息。孝孺請令諸王分守城門。又令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往龍潭。佯以割地講和為辭。觀虛實以待援兵。景隆等見燕王。伏地叩頭而已。王笑曰。至此有言乎。景隆稍及割地事。王曰。始吾未有過舉。削為庶人。云大義滅親。吾救死不暇。何用地為。且割地何名。此又姦臣計也。姦臣至。吾即解甲謝罪。歸奉北藩。天地神明在上。吾不食言。景隆等還報命。上令諸王如燕師。諸王具述上意。燕王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偽。諸王曰。大兄洞見之矣。王乃置酒相勞苦。遣歸。上會羣臣慟哭。或勸幸浙。或言幸湖湘。方孝孺請守京城。萬一不

利請幸蜀。時齊泰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蘄州。上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長吁不已。○癸亥，燕先鋒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覘知無備，王乃整兵而進，屯金川門。左都督徐增壽謀應燕，上命左右猝增壽至，責以大義，斬之。谷王穗、李景隆守金川門，聞燕兵至，遂開門請王入城。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迎戰，敗績。王千餘騎，衛周齊二王。周王曰：吾死矣！曰：燕之騎兵也，乃入見，且拜且哭。燕王亦哭，已而並轡至金川門，下馬登樓。時京城文武官俱來迎，上盡閉諸后妃，縱火焚之。孛三子變服出走，復棄三子於宮門，燕兵執置軍中，上遂遁去。

璘按：建文君初即位於鞏，鞏哀疾中遽以輕兵掩執周王，發徙雲南。元年四月，岷、湘、齊代或死或囚，又簡燕王三護衛，出屯開平。番騎指揮既已內調，逮其官屬至京，盡誅之。復遣勅使坐名更索文武大吏，徧樹腹心，圍守王府，柵端禮門，屢有密旨，約期

俱發。高祖高后在天之靈，能不怨恫乎！且此六王者，非惟無反形，并無反謀也。迨靖難兵起，以長興侯之敗，誤用李景隆，喪師辱國，虛糜糧餉，忌瞿能揚本大功，垂成多方阻撓，致令陷沒，歷城繼之，不可為矣。昔人有言：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其斯之謂與！

羣臣詣燕王勸進，皆頓首曰：天生聖人，為宗社生民主。殿下太祖之嫡嗣，宜正天位。王固辭，諸將上表勸進，再辭，諸王固請。王命駕謁孝陵，畢入城。王曰：諸王羣臣以為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徇眾志。諸王羣臣其協心輔予，不逮。王御奉天殿，即皇帝位。○復周王橚封爵。○上清宮，詰問建文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命出尸灰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院侍讀王景彰問葬禮當如何。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從之。○復諸殿門舊名，革去興宗、孝康、皇帝諡號，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太后於懿文陵，降封吳王允燭為廣澤王，衛王允燧為懷恩。

王徐王允燠為敷惠王。允燠允燠尋廢為庶人。○榜列姦臣二十九人。太常

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廸文學博士方孝孺副

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寺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

尚書王純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侍郎暴昭工部尚書鄭

賜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統侍郎毛大亨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

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

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以上分別首從宥鄭賜王純黃

福尹昌隆張統五人復其官。○復榜列朝堂增徐輝祖葛誠周是

修鐵鉉姚善甘棠鄭公智葉仲惠王璉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

戴德彝王良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

振牛景先周璿等二十五人。出賞格有能綁縛姦臣為首者陞官

三級。為從者陞官二級。○追封都督徐增壽為武陽侯進封定國

公。子孫世襲。○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上親名問輝祖。不出一語。

始終無推戴意。然以元勳國戚。止革其祿米。勒歸第。○黃子澄自

蘇州縛至。齊泰自廣德州縛至。皆族誅。泰妻發教坊司。幼子甫六

墻等十六戶皆充軍。○子澄被誅。從子女富福遠等六十○下文

五人皆死。妻妹皆發教坊司。及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下文

學博士方孝孺獄。建文遜位。哀經哀號。闕下上命其草詔。不屈。誅

其九族。又以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并誅之。磔孝孺於

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抄錄方氏時其妻鄭氏與諸子皆先經

後。○殺兵部尚書鐵鉉。鉉被縛至。背立廷中。令一顧不可得。割

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口中。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

子肉有何不甘。遂磔之。鉉。鄧州人。洪武時。以國學生授禮科給事中。賜字鼎石。遷山東參政。陞兵部尚書。

文皇即位被縛入見不肯一顧遂磔之令昇大鑊至納油數斛熬
之拔鉉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上令內侍用鐵
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亦朝我邪語未畢油沸騰起丈
餘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上大驚命葬之時鉉年三
十有七父仲名八十三母薛氏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
池編伍康安鞍轡局充匠卒皆被殺妻楊氏并二女發教坊司揚
卽病死二女誓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禮部尚書陳廸被名責問
問主曰彼竟不屈耶乃赦出皆適士人禮部尚書陳廸被名責問
嫚罵不屈并殺其子鳳山等六人廸宣城人刑部尚書侯泰被執下獄
死之弟敬祖子玘皆論死幼子京兒繫獄泰南和人左侍郎暴昭被縛
抗罵去其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昭潞州人都御史練子寧
被執語不遜斷其舌上曰吾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探舌血書
地上曰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連坐戍邊者百五十一人知縣黃尚
賈匿其幼子又妾秦氏生子戶部侍郎卓敬被執姚廣孝必欲殺
於戍所金新淦峽江兩奉祀祀戶部侍郎卓敬被執姚廣孝必欲殺
之遂葬其三族敬臨刑歎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

色凜然經月如生侍郎郭任丹徒人廬迥仙居人刑部侍郎胡子昭大

人父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并子五人皆謫戍副都御史茅大芳秦興人僉都御史周濬大

理寺少卿胡閏字松友鄱陽人洪武初官督府經歷陞少卿與議

下上名孝孺草詔繼名閏入論令更服不屈上怒命力士擊其齒

齒盡罵聲不絕縊之死以石灰木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功坊于

傳道論死傳慶成邊女都奴錄教坊嬰墨汚面二十一年釋歸無

恙鄉人競贈之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年五十六卒尚處

諡曰貞姑太常寺少卿盧原質寧海人左拾遺戴德彝奉化人德

諡曰貞姑太常寺少卿盧原質寧海人左拾遺戴德彝奉化人德

在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赤族令盡室逃避藏德彝二子

於山間燬戴氏族譜獨身留家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氏焚灸

遍體焦爛竟無給事中陳繼之莆田人父母及弟韓永西安人監察

御史高翔朝邑人革命日名問翔喪服入見語不遜尋其族籍沒

以其地為甘露懷寧人董鏞葉希賢鄭公智寧海人謝昇王度歸善人

後彝戶部主事巨敬平涼人宗人府經歷宋徽并殺其盧振指揮

月已全戍明建文卷之三

僉事林嘉猷寧海人蘇州知府姚善安陸人徽州知府陳彥回莆田人知

府黃希范葉仲惠臨海人谷府長史劉璟文成公次子也。被逮入見。後逃不得一箇字。下獄。辯其髮。自經。死。有司希旨。緣坐其家。不許得歸葬。遼府長史程通績溪人知州蔡

運南康人皆被執不屈而死。○禮部侍郎黃觀貴池人。洪武時。會試。廷試皆第一。精難兵。南。下。奉詔募兵。且督諸郡勤王。聞變。自投李陽河。舟人急鉤之。得

其冠以獻。命東芻象觀取冠。冠之。對於市籍其家。并逮姻黨。觀妻翁氏暨二女先已投淮清橋下死矣。

太常寺少卿廖昇襄陽人大理寺寺丞鄒瑾永豐人

修撰王叔英黃巖人編修王良吉木人御史魏冕永豐人。陳瑛追論。其罪。彝冕三族。曾

鳳詒廬陵人衡府紀善周是修秦和人。以上皆屬榜內有名之人。僉都御史程立本

桐鄉編修陳忠鄞縣人給事中龔泰義烏人葉福黃鉞常熟人御史林英

丁志方聊城人前御史鄒朴瑾之弟郎中談翼主事徐子權新淦人按察

使王良祥符人參政鄭居貞徽州人晉府長史龍鐔萬載人都司斷事方

法等皆自殺。○禮部侍郎黃魁不屈死之。○僉都御史司中召見

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而死。○御史連楹立金川門下叩

馬數文皇。命收之。延頸受刃。白氣冲天。尸僵立不仆。○大理寺丞

劉端約刑部郎中王高同棄官去事露被執。名問練安方。孝孺何

如人。端曰。忠臣也。上曰。汝逃忠乎。曰。存身以圖報耳。命劓其鼻。上

笑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端曰。我猶有面目。可見皇祖。遂捶殺

之。○梅殷擁兵淮南。上迫公主。嚙指血作書。招之。殷還。上迎謂曰。

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上憾之。後為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

擠入笄橋水中。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深罪二人。二人曰。上命也。

奈何殺臣。上怒。立斬之。諡殷榮定。官其子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

為旗手衛僉事。時駙馬都尉耿璿與弟都督璿俱論死。○執松江

皆當拔切音如

府同知周繼瑜至。磔於市。繼瑜募兵入援。○兵部侍郎張安國見燕兵備京師與妻賈氏乘舟入太湖聞京師陷歎曰。食人之祿而全身於新主之世。耻莫大焉。乃鑿其舟以沉。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卽位詔天下仍用洪武三十

五年為紀。其以明年為永樂元年。○大赦。惟名在姦籍者不赦。○名待詔解

縉中書舍人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名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

京以為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上卽位首名之。瑛請

追戮建文朝黃觀諸臣。上不許。○上臨朝詰問建文時變亂官制

曰。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吏部尚書張統懼而自縊。○以蹇義為

吏部尚書。夏原吉為戶部尚書。命解縉黃淮胡廣楊士奇金

幼孜胡儼七人直文淵閣。率漏下數十刻始退。縉吉水人。廣廬陵人。士奇太和人。幼

孜新淦人。儼南昌人。榮建安人。○殺左叟都御史景清。清懷利刃

入朝。欲刺上。為建文君報仇。搜得之。磔於市。

九月封靖難功臣。丘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成陽侯。鄭亨武

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城侯。陳珪泰寧侯。孟善保

定侯。郭亮成安侯。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

平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

城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輔信安伯。張玉之子。譚忠新寧伯。譚

子。以上世襲。房寬思恩侯。世襲指揮使。房勝富昌伯。劉才廣恩伯。

世襲指揮同知。又以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陳瑄有功。封瑺忠

誠伯。佐順昌伯。瑄平江伯。世襲指揮使。駙馬都尉王寧。不附權貴。

致罹誣陷。封永春侯。世襲其餘將士陞賞有差。○徙封谷王穗於

長沙○以黃福為工部尚書○寧王權來朝徙封南昌○上閱宮中奏章多言燕事命解縉等檢查關係錢糧軍馬數目者則留餘悉焚之

十一月冊妃徐氏為皇后中山王徐達之女也○擢北平布政使郭資為戶

部尚書保定府知府雒僉為刑部尚書仍掌司府事以通政使李

至剛為禮部尚書江西儒士軒伯昂為山東布政司左參議

明紀全載卷之三

明紀全載卷四

成祖文皇帝

諱棣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入繼大統在位二十二年崩壽六十五葬長陵廟號太宗嘉靖十七年廟號成祖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復代王桂岷王梗封爵

二月詔以北平為北京設北京留守以郭資雒僉為行部尚書平

安行都督僉事分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改北平為順天

府其北平都使司布政司按察司衙門俱革○命皇子高煦率兵

備開平○武安侯郭英卒

三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勅答曰朕嗣承大寶思惟負荷之艱

夙夜祇栗矧在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不

允○以大寧昇兀良哈○徙山西澤潞無田之民耕於河南裕州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西治水。○封駙馬都尉袁容為

廣平侯。容尚永安公李讓為富陽侯。讓尚永平公子孫世襲。以有守城之功續封靖

難功臣。李彬豐城侯。陳懋寧陽伯。陳亨之子王通武義伯。王真之子王友清

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遂安伯。俱世襲。

五月上皇考妣諡號。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皇帝。孝慈昭憲。恭和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秋九月。都御史陳瑛劾奏歷城侯盛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詔下

庸獄。庸死獄中。諸子皆被誅。瑛又劾奏耿炳文服器僭侈。命籍其

家。炳文自殺。諸子皆論死。

冬十月。賜貴州總兵官鎮遠侯顧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朕今休息

天下。惟望時和年豐。百姓安樂。至於外彝。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

自我擾之。以罷敝生民。成言。今日惟安養中國。慎固邊方。甚合朕

意。以是特嘉獎之。○十一月。封李芳遠為朝鮮國王。

甲申二年春正月。召皇長子及高煦還京。○復命夏原吉往蘇松

治水。○二月。會試。以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充考試官。取楊相

等四百七十二人。○三月。改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熾

為甌寧王。○廷試。賜會聚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

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命侍讀學士王達記。

夏四月。冊立皇長子高熾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

初。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惟文臣全忠以為不可。上密詔解縉

對曰。立嫡以長。復問黃淮。亦曰。嫡長承統。問尹昌隆。如淮言。上意

遂決。○冊立皇長子妃張氏為皇太子妃。○擢左善世道衍為太

子少師始復姓姚。賜名廣孝。由是上稱姚少師而不名。○文華寶鑑成。以授太子。即太祖所定儲君略。鑒錄此書稍充廣之。○五月上諭講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實。用其一槩。浮泛無益之語。勿進講。○上將詣孝陵。有司請具法駕。上以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不用。

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曰。此儒者之賊也。遣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其書。○秋八月。老撾送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具奏黎蒼父子弑君虐民。大惡不道。請興師弔伐。情辭哀懇。上憐之。賜居第。給其廩食。隨命御史李琦齎勅往諭。俾具篡奪陳氏之實以聞。○冬十月。山西蒲州

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是月十七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水色始復舊。○解縉等承制纂錄韻書成。賜名文獻大典。纂脩官皆賜鈔。宴於禮部。

乙酉三年春正月。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有才識者。就文淵閣肄業。得二十八人。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曰。有志之士也。增忱二十九人。命解縉領其事。

秋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

攫丘縛切。匡入声。爪持也。撲取也。

事。湖州慈感寺潮音橋下。水清徹。有蚌常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原吉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媼。黑衣白裏。携一美女來見。訴曰。从窟於此。歲被隣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為鎮。彼即攝伏。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拜領而去。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隣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神遂巡畏避。公因悟曰。是慈感蚌珠之仇也。牒於海朝。問狀對曰。此乃陛下威德。百神效靈。臣何能焉。上悅甚。楊文貞請錄付史館。上以事涉怪異。不允。○加封信安伯張輔為新城侯。

冬十月。封宋晟為西寧侯。子孫世襲。嘉其柔遠安邊之功也。初御

史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賜勅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權。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闕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安南遣使阮景貞隨御。史李琦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殺北京行部尚書維僉。都御史陳瑛劾之也。○以刑部尚書鄭賜為禮部尚書。擢真定府知府呂震為兵部尚書。禮部尚書李至剛降儀制司郎中。

丙戌四年春正月。上賜璽書獎諭日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岐奴掠沿海居民。勅道義捕之道。又獲渠魁。以獻。而盡殲餘黨。上嘉之。故有是命。○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

北京○會試以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充考試官。取朱縉等二百二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林瑒。全劉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鎮守廣

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安南國王孫陳天平還國。黎季犛伏兵殺天平。黃中等引兵還。上大怒曰。此而不誅。兵則奚用。○齊

王禩之國。上誡之曰。毋忘患難。禩至國。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垣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珙曾名深等告變。禩匿人滅口。上賜書。

索珙。是時周王肅上書悔罪。上以肅書示禩。禩來朝廷。臣劾其罪。請論如法。禩厲聲曰。姦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乎。會當盡斬此輩。上聞之。怒。留禩京邸。奪其護衛。出王所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羣臣以教授葉垣等不正。致請治之。上曰。朕與王為兄弟。弟出之。固寵以爵祿。恩禮優渥。誠心溫辭。開諭再三。尚猶不悛。教授奈王何。其勿論。禩留京。屢有怨言。上乃召其諸子至。並削爵祿。廢為庶人。安置廬州。○秋七月。討安南。命成國公朱能佩大將軍印。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

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叅將。寧陽伯陳旭爲右叅將。兵部尚書劉儁叅贊軍務。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軍餉。置神機游擊橫海鷹揚驍騎五營。共二十五將軍。命沐晟率兵由雲南臨安府蒙自縣入。朱能等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彼此犄角。協力成功。○詔建北京宮殿。○冬十月。朱能有疾。卒於龍州。計聞。上震悼。輟朝。追封東平王。謚武烈。命張輔佩大將軍印。督兵進討。十二月。甌寧王允熾暴卒。邸中忽火起。王驚仆地。卒時年十六。謚曰哀簡。

丁亥五年春正月。張輔破安南桐江寨。萬劫江普賴山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賊於木九江。斬首萬餘級。溺水死者無算。○禮部奏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披剃爲僧。赴京請度牒者。千

八百人。上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不知有朝廷矣。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

三月。張輔沐晟等。擊賊於富良江。斬首數萬。直抵閩海口。盡獲其舟。季犛遁走。僞吏部尚書范覽大理卿阮飛卿等。詣軍門降。

夏四月。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時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院待詔魯瑄宋禮等侍講讀。禮部郎中李繼鼎說書。不置僚屬。○張輔等奏言。前蒙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孫。俾嗣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詣臣言。黎賊篡逆之時。搜求陳氏子孫。誅殺已盡。莫可繼承。又謂安南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沒。化爲異類。今幸聖朝掃除殘賊。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臣伏計黎賊父子。旦夕就誅。宜有所統。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開設三司。統率郡

縣撫輯兵民。奏至上曰。俟擒賊而後處置。

五月張輔至茶龍前哨。都督柳升敗賊。獲船三百餘艘。賊遁。輔等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升前哨復與賊遇。生擒季犛及其子澄。復至永益海口高望山。獲僞大虞國王黎蒼。僞太子黎芮。僞柱國黎季獵胡等。餘衆悉降。安南平。

六月改安南爲交趾。命督餉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都督僉事呂毅掌都使司事。分十七府。曰交州。曰北江。曰諒江。曰三江。曰建平。曰新安。曰建昌。曰奉化。曰清化。曰宣化。曰太原。曰鎮蠻。曰諒山。曰新平。曰義安。曰順化。曰升華。州五。曰宣化。曰嘉興。曰歸化。曰廣威。曰演州。統諸州縣。

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后疾甚。上問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

別邪正。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無驕蓄外家。上泣。后亦泣。曰。生死有定。惟上自愛。及崩。上哭之慟。羣臣奉慰。上曰。皇后仁明賢淑。漢馬氏。唐長孫之倫也。雖處宮中。其念惟在生民。繼自今朕入宮。不復聞直言矣。后自洪武九年正月册爲燕王妃。恭勤婦道。高后深愛重。高后崩。哀毀動左右。蔬食三年。正位中宮。愈益勤謹。命婦入見。賜冠服金幣。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載諸史傳者。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朝夕侍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爲言。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皇上所與其圖治理者。公卿大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

富貴澤被子孫矣。后作內訓二十篇。又輯道釋家言，足以感人者。

名曰勸善書。崩年四十六。太子漢王趙王皆后出。○西寧侯宋晟

卒。子琥嗣。○八月，交趾蠻簡定反。定，陳氏故官，不肯臣黎氏，從官軍下安南有功，後逃去，其黨推

為日南王。○九月，張輔等遣都督柳升、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

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詔以季犛、蒼及偽將相胡柱等悉付獄，赦

其子澄、孫芮。命有司給衣食。後釋季犛、成廣、西黎、蒼、黎澄，俱善用兵器，後為軍官。

冬十一月，魏國公徐輝祖卒。年四十。上曰：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

子釋迦保入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爵。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

戊子六年春三月，張輔等振旅還京。上交趾地圖，東西一千七百

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

○秋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晟

為黔國公，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進封清遠伯

王友為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為安遠伯。追封陣亡都督僉事高

士文為建平伯。皆世襲。擒黎季犛軍士五人。功首王柴胡陞指揮

使。其從李福等陞指揮僉事。○瓦剌酋長馬哈木等來朝貢。詔封

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于闐國

入貢。去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渤泥國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王尋卒，命其子

襲王遣官護喪還國。○滿刺加國入貢。封其王西利八兒速刺為滿刺加國

王。其先未嘗通中國。○十二月，沐晟率師與交趾賊簡定戰於生

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參政劉昱

死之。事聞，上命英國公張輔充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率師二

十萬往征之。

已丑七年春正月遣中官鄭和航海通西南彝封海神建天

祠宋靈惠夫人林氏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祠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於京師儀鳳門

二月巡幸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

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讀黃淮右諭德兼侍講楊士奇輔導皇太子

監國學士胡廣侍講楊榮戶部尚書夏原吉扈從○會試取陳魁

等一百人時上北巡故未廷試○三月壬辰車駕至北京○都御史虞謙給

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奏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庫賑貸皇太子

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奏請待報汲黯

何如人也即發庫賑之勿緩

夏五月營山陵於昌平縣車駕臨視封其山為天壽山命武義伯

王通督陵工○諭甘肅總兵官何福曰前命給事中郭驥往使本

雅失里為所殺聞其將寇邊爾整飭軍馬待

六月命淇國公丘福為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

火真為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參將往征本

雅失里各陞辭上密授方略口毋失機毋輕犯敵毋為敵所誘一

舉未捷俟再舉爾其慎行之○秋八月張輔兵至交趾獲簡定檻

送京師陳季擴遁去時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丘

福出塞敗績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死全軍覆沒福率將校

千餘人先渡臚胸河獲間諜一人云本雅失里知大軍將至欲北

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擒之諸將皆曰此誘我不可

信當候諸軍至遣精騎觀其虛實然後擊之無墮其計福不聽令

所獲者為嚮導直薄敵營敵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

輕信謀者。懸孤軍至此。彼故示弱。給我深入。進必不利。吾等陛辭時。上諭諄切。將軍獨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皆不聽。福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皆從。敵眾奄至。圍之。王聰戰沒。遠及福等被執。皆死之。○上遣書諭太子曰。淇國公丘福違棄朕命。輕犯敵營。安平侯泣諫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於陣。其損威辱國如此。明春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命夏原吉議北征運糧法。用武剛車三萬輛。約載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酌量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寇覺而遁。則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上從之。○西域火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高昌也。○西域哈烈國入貢。其國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即漢之大宛也。

庚寅八年春正月。上北征。命皇長孫留守北京。戶部尚書夏原吉兼理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

夏五月上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本雅失里拒戰。前鋒迎擊。一鼓敗

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六月上班師。阿魯台來戰。擊敗之。阿魯台携屬遁去。

秋七月。車駕至北京。○寧遠侯何福有罪自殺。福為陳瑛所劾。遂自縊死。○冬

十月上還南京。○擢江西副使顧佐為應天府尹。佐太倉人。時比之包孝肅。

辛卯九年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復往交趾。會同黔國公沐晟討捕叛寇。

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

三月。廷試。賜蕭時中。苗衷。黃暘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補試。○左都

月也。全成。明成祖卷之四

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籍其家。瑛恃寵恣肆。羅織無辜。至是始伏誅。○夏六月。內臣鄭和使西洋還。經錫蘭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貪暴。探知和舟至。謀劫之。和出其不意。生擒苦奈兒。并其家屬頭口以歸。上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國耶巴乃那立為王。赦苦奈兒。遣歸國。○逮交趾參政解縉至京。下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上北趙王言。縉瞰上遠出。覲儲君。無人臣禮。上怒。時檢討王偁亦謫交趾。縉偕偁遊廣東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為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遂逮縉。并偁俱下獄。○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豐年則斂。凶年則散。隋開皇間旱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俱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行賑給。

冬十一月。皇長孫冠冊為太孫。

壬辰十年春正月元霄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遂歲以為常。時尚書夏原吉侍母觀鰲山上。聞之。命中官發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以為賢母歡也。

二月會試。以楊士奇金幼孜充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勅諭戶部曰。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聞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豐收者。若此欺罔。獲罪於天。此亦朕任用非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

秋九月。瓦剌馬哈木滅本雅失里立答里巴。○殺浙江按察使周

新新南海人。初舉鄉薦。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京師稱爲冷面寒
鐵。巡按福建。北京。轉雲南按察使。或浙江有異績。名震天下。時錦
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推治之。千戶
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權。命逮至。陸陳千戶之罪。且曰。按察司行
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明詔也。臣奉詔擒姦惡耳。奈何罪臣。上
怒。命戮之。已而悟其冤。問侍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上歎曰。廣
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

冬十月。命皇太孫演武於方山。先是。上謂兵部尚書金忠曰。皇太
孫有智畧。令學問之暇。兼講武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免賀。○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
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

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鎮遠銅
仁烏羅入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

夏五月。山東曹縣獻騶虞。○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上
曰。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向元旦日食。呂震等欲行賀禮。惟此老
與楊士奇言免賀。是朕從之。智可用也。智山東高密人。○秋七月。封阿魯

台爲和寧王。○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冬十二月。張輔等
敗賊於愛子江。獲陳季擴。檻送京師。交趾復平。

甲午十二年春二月。上朝退。御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納而復出。
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歎曰。朕雖日易新衣。未嘗無昔皇妣躬補葺
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可爲子孫法。故朕常
守訓不敢忘。○詔親征瓦剌。

三月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知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卽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而至於亡者。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問學。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勉之勉之。

夏六月。上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孛羅等率衆迎戰。擊敗之。追至土刺河。復大敗之。俘斬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

不能朝見。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牽。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慰撫之。○秋八月。車駕還北京。○陳季擴伏誅。○逮尙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喜。正字金問。至中途。宥蹇義。回南京。黃淮等至。俱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以上北征回。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讚之。故東宮官皆得罪。○榜葛刺國獻麒麟。

十二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爲民。○命儒臣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開館於東華門外。未幾書成。上親爲之序。

乙未十三年春二月。會試於北京。以翰林院脩撰梁潛。王洪充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再試下第。

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官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讀書。以待後科。○罷海運。命平江伯陳瑄。至湖廣江西造船五千艘。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糧三百餘萬石。

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仁宗

即位贈少師諡忠襄○五月。開清江浦河道。時漕運至淮安。過壩甚勞。陳瑄請於上。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濬儀真瓜州通

潮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秋九月。壽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為成

山侯。○冬十月。陳誠偕中官李達自西域還。誠錄其所經山川土

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為西域行程記。上

之。詔付史館。陳誠江西吉水人○麻林國進麒麟。○馬哈木貢馬謝罪。

十二月。賜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書曰。瓦剌使者言馬哈木俟冬

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

丙申十四年春三月。改封趙王高燧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

夏四月。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伏誅。○召總兵官英國公張輔

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冬十月。上還南京。將建北京

宮殿。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議奏曰。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

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山川形勝。足以控四陲。

制天下。誠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

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

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天下幸甚。上從之。○命豐城侯李彬鎮交趾。○以翰林

院修撰沈度爲侍讀學士。上愛其書法，稱爲我朝王羲之。命中書習其字。○十二月，故吳王允燭卒。○命編歷代名臣奏議，成。以賜皇太

子太孫及大臣

丁酉十五年春二月，谷王橈以謀逆，削爵爲庶人。橈，太祖第十八子，幼多智，諳靖難兵起，自宣府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橈開門迎文皇，及卽位，待之加厚，賜賚無算，改封長沙。陰養死士，造戰船，隨侍都督張興，密言於上。上曰：朕待橈厚於諸王，豈宜有此！其同母兄蜀王椿遣書嚴誡之，不聽。會蜀王次子崇寧王悅，躡得罪於父，逃橈所。橈詭衆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蜀王聞之，具疏其事，言橈恃寵縱橫，有無君之心，藏匿亡命，造作弓弩舟楫器械，教習兵法，戰鬪之事，私度僧千人，祈禱咒詛，與指揮張

誠宦者吳智等，日夜秘謀，稱張誠爲師尚父，擅造

識謂十八子

當有天下，傳播於人。又令巧匠製燈於上元節，獻於朝，就令詣內

府架構，使伺動靜。又遣將士習音樂，擬獻於朝，供應殿廷，以圖間

隙。上得奏，歎曰：朕何如待橈，乃有此心！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

興嘗爲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勅諭橈，令遣悅、錡還

蜀。且徵橈，橈不意，勅使猝至，乃就徵。十月至京，入見。上以蜀王章

示之，橈伏地言死罪。死罪，成國公朱勇都御人劉觀及諸大臣劾

奏曰：周辟管蔡，大義滅親，陛下縱念橈，奈天憲何！上曰：橈朕弟，且

令諸兄弟議。明年正月，楚王楨等各上議曰：橈違祖訓，謀不軌，踪

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上曰：諸王奉大義，國法固然，吾寧生

橈。二月，削橈及其二子賦、灼，賦、煇爵爲庶人，誅諸通謀者。張興以

先發德罪狀得不坐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先是封高煦爲漢王國雲南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居京師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益請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之漢王怒手鐵爪搥殺徐指揮支解無罪人投諸江衆莫敢言遂僭用天子車服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雲南不肯去復改青州又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蚤善處置用全父子之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造兵器陰養

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爲船教習水戰等事大怒召至詰之褫其衣冠繫之西華門內將誅之皇太子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濟惡之人徙封樂安州促即日行顧謂皇太子曰樂安去京甚近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之上巡北京皇太子監國○秋七月冊立太孫妃胡氏○蘇祿國東

王西王峒王率妻子來朝○瓦刺馬哈木卒以其子脫歡襲封順寧王○冬十二月建北京宮殿卿雲見有五色瑞光當御座羣臣稱賀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遁

二月會試行在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王英充考試官取黃璘等

二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李騏劉江鄧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騏初名馬。上加其字。

夏五月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初解縉胡廣同侍文淵閣。上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業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吾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無疑矣。越月廣妻果生女。遂訂於縉。子禎亮。既而縉遭讒死。舉家戍邊。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乃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况背主違父。何用生為。越數年。解氏蒙宥。禎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尤極孝謹。○楊士奇纂周易本義成。從皇太子命也。冬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弒其主納里失只而自立。○十二月。勅脩武當山宮觀。成。名曰太嶽太和之山。

己亥十七年夏六月。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埚。

封江為廣寧伯。○十二月。頒為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於天下。學校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記為善陰隲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孝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親為之序。

庚子十八年春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反。妻見縣民林三。妻自稱佛母。能

知前後成敗事。又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鬪。殺人多。黃彥果等率眾從之。據益都。卸石柵寨。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陷沒。事聞。遣千戶孫恭招撫。不服。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剿賊。賊詐乞降。夜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戰死。黎明。柳升始覺。賽兒已遁去。賊黨寶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丞馬媽。集民夫八百餘人。拒賊。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進。殺賊六十餘人。寶鴻敗走。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并怒其不待已。摔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鰲山。嵩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敗賊於諸城。盡殺之。山東之賊悉平。陞張旗。山東左叅政馬媽。左叅議衛青。都指揮使王真。都指揮僉事。刑部尚書吳忠等。劾奏升方命失機。如功忌能。下升吏。尋

釋○廣寧伯劉江卒。諡武忠。江驍勇善戰。明紀律。有恩信。既卒。人皆思之。○夏五月。交趾參政侯保馮貴禦賊。死之。侯保贊皇人。見黎利剽掠郡縣。率民兵築堡於要害處。禦之。賊來攻。保戰死。馮貴武陵人。撫輯流民。歸附日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輒有功。中官馬騏嫉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強貴。剿捕貴以羸卒數百。遇賊兵衆。遂力戰而死。保爲政廉恕。貴有方畧。其死也。人皆惜之。○秋八月。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以聞。

麟按太祖設錦衣衛鎮撫司。令獄獄文。皇設東廠。令緝事。開日後。姦人擅作威福。枉害忠良之端。是誠何心哉。

山東諸城縣進龍馬。體具龍文。其色青蒼。○九月。北京宮殿成。封

督建大工官右都督薛祿爲陽武侯。子孫世襲。以工部營繕司郎

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時有劉叔恭者。廬陵人。知沅陵縣。多惠政。陞北京刑部員外郎。沅陵民累累陳乞還

叔恭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恭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歲餘卒於京。郡民就役者皆哀慕之。具殮哭祭。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葬之於辰州。

冬十一月。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歲荒民饑。乃下馬入民舍。視男

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山

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

乎。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執

中請入給。皇太子曰。且與六斗。汝無懼擅發。予見上。當自奏

也。皇太子至京師。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

之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河南中護衛丁俺三等告周王謀反。

狀。上以金符名王。期明年二月至京師。王先期入。正月丙午。陛見

上。出俺三等告詞示之。王頓首稱死罪。上以至親。赦不問。留京邸

月已全。明成祖卷之四

四月命歸國。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是日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帝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后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大赦天下。

二月會試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讀周述充考試官取陳中等三百人。○阿魯台寇寧夏。

二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初八日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求直言。

秋七月以段民為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時大索唐賽兒盡逐山東北京境內尼姑既又盡逐

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撫定綏輯曲為解釋人情始安初賽兒往祭夫墓回經山麓見一鱗露匣角發之得妖書寶劍劍

亦神物惟賽兒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里閭間悉驗欲衣食物隨所須以術運致初無異志官捕之急遂反殺傷官軍甚衆既而捕得之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臨刑刃不能入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皆以失寇伏誅。○冬十月阿魯台復入寇。○赦黎利命為交趾清化府知府。○十一月上議北征大臣皆言糧儲未足且頻年出師無功宜休養兵民上不悅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以李慶為兵部尚書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方賓吳中夏原吉皆儉邪上信之命戮賓屍將殺原吉等召問楊榮榮言此三人者惟以北征餽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上由是釋然。

壬寅二十年春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上親征鷄鳴山阿魯台聞之夜遁。

秋七月車駕次殺胡原。前鋒言阿魯台盡棄其輜重孳畜於濶深
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焚其輜重。收其孳畜。命班師。上復召諸
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至屈列
兒河。寇衆西奔。追擊之。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而還。

九月上還京師。○工部尚書宋禮卒。禮字大本。永寧人。治漕河。有功。後賜祠。祀會通河上。

冬閏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二十一年春二月蜀王椿薨。諡曰獻。王天性孝友。循禮執法。好學不倦。喜接士大夫。

講道問業。諸王中稱最賢。○夏五月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言本衛指揮

孟賢糾合羽林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為主。謀不利
於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

臣。上御左順門親鞫之。賢等悉伏誅。擢瑜為錦衣衛指揮同知。

秋七月。上聞阿魯台將犯邊。復親征。次於宣府。

冬十月。駕至上莊堡。王子也先土于率衆來降。上喜謂羣臣曰。遠

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

台為都督。其部屬卜察等七人皆為都指揮。○十一月。駕還京師。

賜金忠。誥命鐵券。金印。玉帶。金銀文綺。牛羊。及居第。床褥。薪芻。器

物。咸備。歲給祿米千石。仍厚賜其妻。賜把罕台。卜察等各有差。

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勅緣邊諸將。整理兵馬。候駕北征。

二月。會試。以待請學士。曾榮。侍講。余鼎。充考試官。取葉恩等百五

十人。○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禪。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車駕發北京。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為前鋒。○五月。

駕次清水原。阿魯台遠遁。上謂楊榮。金幼孜曰。朕夜夢神人告朕

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寇乎。榮勿敢言。宜承天意。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上乃遣中官史力哥往諭其部落來歸。○六月。駕次玉沙泉。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命陳懋金忠率師前進。懋等遣人回奏。言臣到答蘭納木兒河。彌望荒塵野草。車轍馬跡亦多漫滅。其遁已久。上命張輔王通等分兵大索。仍命陳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張輔等還奏分索山谷。周圍三百餘里。不見一人。陳懋金忠還奏兵抵白印山。無所遇。張輔言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北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諭班師。秋七月己丑。次蒼崖戍。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庚寅次渝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辛

卯。上崩。年六十五。○八月。楊榮等奉大行皇帝計。至京師。皇太子遣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至鵬鶚嶺。遇梓宮。皇太孫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壬子。至京師。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溥。正字金問。於獄。○是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天下。復夏原吉吳中官。○詔止西番取寶船。○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亮爲中書舍人。○出太常寺少卿周納爲交趾所屬知府。納於永樂中。上疏請封禪。不許。尋以憂去。至是來朝。上曰。汝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烜。爲庶人。二人嘗誣告其父謀不軌。至是免之。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召前峽山縣知縣戈謙爲大理寺右少卿。謙

初為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上心識之。

九月朔。上大行皇帝諡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禮部言喪服已逾二十七日。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日。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朝退。上謂蹇義等曰。呂震昨奏易服。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後聞士奇言不可。士奇所執者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有所不及。○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舊臣。事先帝二十年。又事朕於東宮。今朕嗣位之初。賴卿等協心贊輔。凡政有關失。羣臣言之。或卿等言之。而朕未從。悉用此印。密

疏以聞

冬十月立妃張氏為皇后。彭城伯張麟之女也。麟永城人。追封彭城侯。册立

皇太孫為皇太子。封子瞻浚為鄭王。瞻墉為越王。瞻垠為蘄王。瞻

善為襄王。瞻垺為荆王。瞻煥為淮王。瞻塏為滕王。瞻垺為梁王。瞻

埏為衛王。越蘄滕梁衛五王皆早卒。無子國除。○以右春坊右庶子王道兼記注。○

名掌交。陞布按二司專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鎮交

陞掌司事。

大理寺奏決重囚。上曰。人命甚重。俾無辜含冤地下。致傷天和。命

五府六部通政司三法司齊集承天門外。諭大學士楊士奇。楊榮

金幼孜同往審決。

十一月。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因下御札。諭

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姦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匠局。諸功臣之家爲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亦宥爲民。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饑。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宜樽節。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有司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上賜幣鈔御札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爲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酌報。○加蹇義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賜原吉繩愆糾繆圖書。○進都御史劉觀太子少保。進吳中太子

少保。工部尚書以金純爲刑部尚書。○郭資以太子太師致仕。上御西閣門。閱廷臣誥命。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之。其有未善者。卽當盡言。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至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誥命。親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上以監國時。前御史舒仲成忤旨。至是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

太子詔衛綰不赴卽位。進用綰前史。躋之上覽。疏喜。卽有旨罷逮。賜上奇銀幣。而降勅獎諭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此實金石之言。爲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足慰於衷。但望卿終始如一。以副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卿其念之。

十二月。諭吏兵二部。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於奉天門西序。○禮科給事中黃驥言。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黃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豈有不知。爲大臣存國罷恤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葬長陵。○以太子少傅大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作觀天臺於禁中。

臣等竊惟我朝設官分職以治天下之務其於
禮部之官尤為重也蓋禮者治之大本也禮
廢則治亂興廢存亡之機繫焉故禮部之官
必求其才德兼優者以任之而後用之今
臣等竊惟我朝設官分職以治天下之務其
於禮部之官尤為重也蓋禮者治之大本也
禮廢則治亂興廢存亡之機繫焉故禮部之
官必求其才德兼優者以任之而後用之今
臣等竊惟我朝設官分職以治天下之務其
於禮部之官尤為重也蓋禮者治之大本也
禮廢則治亂興廢存亡之機繫焉故禮部之
官必求其才德兼優者以任之而後用之今

臣等竊惟我朝設官分職以治天下之務其
於禮部之官尤為重也蓋禮者治之大本也
禮廢則治亂興廢存亡之機繫焉故禮部之
官必求其才德兼優者以任之而後用之今
臣等竊惟我朝設官分職以治天下之務其
於禮部之官尤為重也蓋禮者治之大本也
禮廢則治亂興廢存亡之機繫焉故禮部之
官必求其才德兼優者以任之而後用之今
臣等竊惟我朝設官分職以治天下之務其
於禮部之官尤為重也蓋禮者治之大本也
禮廢則治亂興廢存亡之機繫焉故禮部之
官必求其才德兼優者以任之而後用之今
臣等竊惟我朝設官分職以治天下之務其
於禮部之官尤為重也蓋禮者治之大本也
禮廢則治亂興廢存亡之機繫焉故禮部之
官必求其才德兼優者以任之而後用之今

